



全国各省市电视台黄金时段连环热播 同名电视剧

我的 兄弟姐妹

 中国青年出版社

我的 兄弟姐妹

北京新爱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编写

秦文 文学改编



 中国青年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该书沿着同名电视剧的悲情路线，以独特的视角和催人泪下的故事，描写了跨越时空近二十年的手足情。

20 世纪 70 年代，曾经是音乐学院高才生的齐诗吟被划为黑五类后，发配到东北小镇的一所小学教音乐。他的四个孩子（齐忆苦、齐思甜、齐天、齐妙）把这片冰天雪原视为充满乐趣的天地。生性浪漫的父亲，用快乐和音乐来化解逆境中的困难和痛苦。他们一家虽然生活十分贫穷，却充满了亲情与欢乐。但是不幸很快来临，父母亲相继去世，四个孩子遭遇了寄人篱下的委屈……

十八年后，四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，但他们天各一方，彼此已经彻底失去了联系。

这时候，远在加拿大的思甜得知自己患上了绝症，她瞒着所有的人，决定回国寻找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。思甜回国后，历尽艰难曲折。最终，亲情战胜了误会和猜疑，兄弟姐妹在思甜举办的音乐会上相聚，携手唱起父亲写下的充满温情的歌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.....	1
第二章.....	22
第三章.....	42
第四章.....	66
第五章.....	82
第六章.....	103
第七章.....	125
第八章.....	143
第九章.....	156
第十章.....	170
第十一章.....	188
第十二章.....	205
第十三章.....	219
第十四章.....	233
第十五章.....	248
第十六章.....	267
第十七章.....	284
第十八章.....	304

第一章

这是一个北方常见的小镇，很早就掩盖在一片皑皑白雪之中。当南方还是秋风萧瑟，落叶飞舞的季节，这里，人们已经收好农耕时的器具，三五成群地躲在热乎乎的炕头上，闲谈着一年中的杂事。

风雪中，齐诗吟揣着双手，站在一棵枯树下，不停地轻轻跺着双脚，焦急地看着前方；夕阳西下，余晖将树影与齐诗吟单薄的身影断断续续地重叠在一起。齐诗吟虽然才年近四十岁，但脸上早已经显现出过度的苍老与磨难。

远远的，一辆平板车“吱呀”“吱呀”地过来了，艾莲奋力蹬着车，老大齐忆苦和老二齐思甜在帮着妈妈推车，四岁的齐天和三岁的齐妙坐在车上嬉笑打闹。

此情此景使齐诗吟顿时变得激动，迎着平板车奔跑上前。齐忆苦和齐思甜冲着齐诗吟跑了过来，高兴地大喊：“爸爸！爸爸！”齐诗吟一把将两个孩子搂进怀里，说：“好孩子！”齐忆苦悄悄与父亲比个子，齐诗吟高兴地说：“嚯！都成大小伙子了，都快赶上爸爸了！”

此时，艾莲蹬着车也来到齐诗吟身边，她望着丈夫写满沧桑的笑脸，不由得嗓子眼儿发堵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脸色红润的艾莲微喘

着问道：“等多久了？冻坏了吧？”齐诗吟兴奋地说：“没事，刚下课就跑出来了，还出汗呢！你累着了吧？快歇歇。”说完，便充满爱意地接过艾莲手中的车把。艾莲欣慰地一笑，说道：“不要紧。快！齐天、妙妙，快叫呀！你们俩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爸爸吗？！”齐天和齐妙却紧张地看着齐诗吟。艾莲催促道：“快叫爸爸！”忆苦和思甜也催促着：“快叫啊，叫爸爸啊！”齐天和齐妙怯生生地看着齐诗吟。齐诗吟期待地微笑着打量两个孩子。艾莲说：“叫啊！”齐天硬生生地大喊了一声：“爸爸！”齐诗吟高兴得大笑起来。齐妙则缩到艾莲的怀里，迟疑着，始终叫不出口。齐诗吟笑呵呵地问道：“把爸爸忘了？不好意思了？好了，不叫了不叫了，咱们回家吧！往后啊，咱们一家子再也不用分开了。上车喽！”思甜高兴地坐上了车。齐诗吟一把将艾莲抱到车上，说道：“来，让妈妈也上去！”艾莲欲下，却被齐诗吟制止。艾莲关爱地小声问道：“你行吗？”齐诗吟蹬上了车座说：“当然行！出发喽！”忆苦拼足力气使劲一推，齐诗吟发力，



平板车缓缓地动了起来。

天空飘下雪花，孩子们欢乐地叫起来。一家人随着齐诗吟的歌声合唱起来：“……赶车的人儿笑呀嘛笑哈哈，笑哈哈……”雪花飘飘落下。

一间土砖墙的房子，门被寒风吹得“吱吱”作响。屋内，一个已经被烟熏得漆黑的地炉上放着一个破旧的铝锅，冒着热气；几件数得过来的木家具，也已年代久远，完全看不出本色了。窗外飘着雪花，昏黄的灯光下，一切都是暖洋洋的。

齐诗吟满心欢喜地收拾着晚饭后的餐桌，艾莲连忙对丈夫说：“你别管，我来！”齐诗吟夺过艾莲手中的碗筷，说：“今天不许你插手，一是你该享受一下休息了，二是不要剥夺了我享受幸福的权利。”艾莲欣慰地一笑，齐诗吟说：“总算团聚了！”艾莲温情地说：“现在好了，工作落实了，还有了房子！”齐诗吟点点头说：“还碰上了个好校长。艾莲，这次咱们分开的时间有多长？”艾莲笑道：“你说呢？妙妙从生下来，就只见过你两次！”

此时，四个孩子争先恐后地跑进屋内上了炕。齐诗吟和艾莲则倚靠在门边开心地看着孩子们。思甜在铺被，忆苦护着在炕上跳个不停的齐妙，齐天踮着脚拽下还未拴好的晾衣绳，给自己划分了大半个炕，嚷道：“这边都是我的！不许过来！”齐妙跳过了齐天所设的界线，齐天不让，推了齐妙一把，喊着：“不许过来！不许过来！这边是我的！”思甜不满地说：“齐天，凭什么呀？你占这么多地方，太霸道了！”齐天耍赖地喊着：“不管不管，我就是要睡这么大！”

艾莲欲上前，却被齐诗吟拉住了，他低声说：“让他们自己解决。”

思甜说：“平时妈妈是怎么说的？要我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！”齐妙附和着嚷道：“妈妈说我最小，要爱护我！”齐天强辩道：“我……我睡觉要翻身，当然要睡得宽一点！”思甜说：“那别人就不翻身啦？”

艾莲看看齐诗吟，齐诗吟一副很沉着的样子。

齐天说：“反正……反正……”忆苦说：“反正什么？”思甜搂着齐妙，齐妙也随声说道：“反正什么？”齐天有些怕哥哥，嘟囔着：“谁先占就是谁的！打仗占地盘就是这样，反正是我先占的！”齐妙鹦鹉学舌道：“我先占的！我先占的！”齐天不屑地说：“去去去！”忆苦坏笑一下，猛然扑向了齐天，开始胳肢弟弟，齐天咯咯地乐了起来，思甜、齐妙也加入进去，四个孩子大笑着，滚作了一团。艾莲和齐诗吟笑了，齐诗吟忍不住也加入了孩子们的游戏。

此时，隐隐传来敲门声，艾莲满脸笑容转身去开门。

打开门，门外站着三个邻居——老乔、乔妻、秦婶。

秦婶问道：“齐老师在不在家啊？”齐诗吟微笑着走来说道：“在，在。哎呀，快请进吧！艾莲，这是秦婶、老乔，这是……”老乔抢着说道：“这是我的那位，我们就住对面。”秦婶满脸堆笑地对齐诗吟说：“听说你爱人搬来了，我们来看看，看看有啥要帮忙的。”齐诗吟忙说：“谢谢，谢谢，已经都安排好了！”艾莲忙张罗道：“外边冷，快进家里坐吧！”老乔欲进，却被妻子轻轻拉住衣角。乔妻不露声色地瞪了老乔一眼，转而又满脸笑容地看着齐家夫妇，说：“不了，不进去了！我们是来送些东西。”老乔怏怏地补充道：“对！齐老师今天乔迁之喜，我们也没啥祝贺的，这是我老婆做的大酱，送过来给你们尝尝。”说着，老乔把一罐子大酱递到艾莲手里。艾莲难为情地说：“诗吟，你看这……”齐诗吟说：“收下

吧！”说完，转身看着老乔夫妇笑着说：“那我们就不客气了，谢谢啊！”老乔说：“没啥，先吃着，不够就说话，家里一缸呢。”听了老乔的话，艾莲试探地问道：“侬，上海人？”老乔说：“是啊是啊！上海人，乡音难改，依别笑话。”艾莲开心地用上海话说道：“阿拉也是上海人！侬是啥个区？”老乔意外而高兴地回答道：“静安区。侬俚？”艾莲说：“哎呀，阿拉可比不上侬啊，阿拉住下只角！在……”乔妻看着两人亲热地用上海话拉着家常，脸色渐渐难看起来。

秦婶不屑地撇了撇嘴说：“我看齐老师，我也没啥东西送你们，以后有事就招呼一声！对了齐老师，大妹子叫啥呀？”齐诗吟回答道：“艾莲！”艾莲重复说：“艾莲。”秦婶赞赏地看着艾莲，夸道：“名儿雅致，人也秀气。齐老师好福气呀！”艾莲腼腆一笑，说：“诗吟，请大家进家里嘛！”齐诗吟说：“对对，进屋里！”老乔犹豫，偷偷看着妻子，等待批准。乔妻一把拉过丈夫，笑着说：“不了不了，我们回去了！你们这一路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！”秦婶附和道：“走了走了，大妹子不抗冻，你们快进屋吧！”

众人走了，齐诗吟和艾莲感动地看着大家远去的背影。齐诗吟怜惜地看着艾莲，问道：“冷吧？回去吧！”说完，便搂着艾莲走进屋内，关上门。

乔妻沉着脸，拉着老乔往家走，秦婶跟在后边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我听说齐老师负担很重，他们夫妇四个孩子呢，两男两女，小的才丁点大。媳妇嘛，长得倒细皮嫩肉的。噫！这女人也真够倒霉的，嫁了个戴右派帽儿的，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：‘好汉无好妻，赖汉娶仙妻。’”老乔扭回头去看了看，说：“还有句老话，远亲不如近邻。以后多帮忙，相互关照吧！”一听这话，秦婶和老乔有些尴尬地对视了一眼。秦婶又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四个孩子！这下可要烦死我了。哎，

我就烦孩子闹，一闹就头痛！”乔妻不愿再听秦婶唠叨，拽着老乔加快了脚步向自己家门走去。

齐诗吟家里，忆苦、思甜、齐天、齐妙正趴在窗上看着窗外。齐天小声道：“哥哥，他们是不是在说我们的坏话？”忆苦把弟弟抱下了板凳，说：“管他们呢！爱说什么说什么！”思甜提醒道：“妈妈不让我们在背后议论别人！”齐天争辩道：“可是以前的邻居就说爸爸坏话的！”思甜懂事地“嘘”一声，将妹妹抱下椅子并向爸爸妈妈看去。齐诗吟看看艾莲，深感对不起孩子，而艾莲像没听见似的故意大声说道：“好了好了，闹也闹够了，该去睡觉了，现在比赛，看谁动作最快！”母亲的情绪影响了全家，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跑进了里屋……

齐诗吟和艾莲进屋，孩子们立刻缩到被窝里装作睡觉。

齐诗吟故意轻声道：“我看算了，反正他们也都睡着了。”艾莲也随声应和道：“那这些好吃的……”齐天率先掀开被窝，说：“我没睡着，我要吃！”齐妙也随之而起，说：“我也要！”而后，忆苦和思甜也相继坐了起来。齐诗吟哈哈笑了，艾莲忍俊不禁，把四个冻梨分给了四个孩子。齐诗吟说：“既然睡不着，都起来吧，听听爸爸写的东西。”四个孩子裹着被子，坐成一排，捧着手里的冻梨，好奇地望着父亲。

齐诗吟掏出一张纸，坐在炕前，一脸严肃，抬头看了看面前的四个孩子。艾莲用被子给孩子们捂好脚，又把齐妙抱进自己的怀里，看着齐诗吟。齐诗吟咳嗽一声，清了清嗓子开始念道：“检查。本人齐诗吟，在此向各位领导和同事，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。由于本人出身地主家庭，从小受万恶的剥削阶级思想毒害，中毒极深……”齐妙打断道：“爸爸，

妈妈说，中毒就是吃了有毒的东西，肚子会很痛很痛的！”思甜说：“妙妙，别捣乱，听爸爸念！”齐天又提问道：“剥削阶级是什么意思啊？”忆苦解释道：“就是地主叫长工干活，就像，就像周扒皮。”齐妙乐了，拍手念道：“周扒皮，周扒皮，半夜三更来偷鸡，我们正在做游戏，一把抓住周扒皮，打倒周——扒——皮！”

齐诗吟尴尬地偷看了一眼艾莲。齐天游戏般地举起了小拳头喊着：“打倒周——扒——皮！”接着齐妙也跟着喊了起来，而忆苦则在一旁学着鸡叫。思甜不满地瞪了哥哥一眼，而后很认真地问道：“爸爸，你又不是地主，你是老师，怎么会是剥削阶级？”齐诗吟说：“爸爸虽然不是地主，可爸爸的爸爸是地主啊！”思甜摇摇头说：“我还是不明白。”齐诗吟有些尴尬地说：“这个……等你长大就知道了。好了，不许再打岔，继续听爸爸念！”艾莲亲了亲小女儿，又难过地看着丈夫。齐诗吟低头继续看着手中的纸，念道：“中毒极深，又深受右派毒草思想影响，成为头戴地右两顶帽子的双料黑五类，走向人民的对立面，走向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绝路。幸而无产阶级的力量是强大的，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，在我最危险的时候，是伟大的党和人民挽救了我。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‘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’的方针，对我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改造，使我悬崖勒马，与剥削阶级和右派思想彻底决裂，获得了新生。我一定在人民群众的继续监督下，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！”

四个孩子听得腻味，有些坐不住了。齐天问道：“爸，还有多长念完？”齐诗吟郑重地叠好手中的纸，说：“完了。”艾莲有些责备地说：“你也是，念这些给孩子，他们懂什么？”齐诗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我先练一练嘛！听校长说，局里的领导就这两天来学校。孩子们，你们说，爸爸念得有没有感情？”忆苦说：“嗯……还行吧。”齐诗吟问道：“思甜，你认为呢？”齐思甜说：“……嗯，有。挺真诚挺深刻的！”艾莲说：“好了，

让他们睡吧。”齐诗吟说：“童言无忌，他们说我不念得好，有感情，我明天就能过关。”艾莲说：“你呀！他们懂什么阶级、什么斗争的？”齐诗吟说：“谁说不懂，刚才忆苦给妙妙解释得不就挺正确嘛。”齐天又举手喊道：“爸，你没问我，我也知道周扒皮的，我还知道什么叫右派！”齐诗吟饶有兴趣地问：“那你告诉爸爸，什么是右派？”齐天答道：“站在右边的人，就是右派。”齐诗吟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那哪边是右边？”齐天举起左手说：“这边！”说完，想想不对，又举右手说：“不对，这边！”大家都笑起来，齐天更加得意。

手风琴悠扬的琴声蔓延到学校的每一个角落。

音乐教室中，齐诗吟一边拉着手风琴，一边教学生唱革命歌曲。思甜与同学们随着琴声一起唱歌，歌声传到窗外。

坐在思甜后面的常军恶作剧地将思甜的小辫绑在了椅背上。思甜完



全沉浸在音乐中，睫毛下大大的眼睛清澈明亮。在她的眼里，爸爸是那样的高大和慈祥。齐诗吟一曲拉完，常军因为走神，突然冒出一个尾音，大家都笑了起来。思甜回头看去，却“啊”的一声大叫了起来。全班同学的目光唰的一下子集中在思甜的身上。齐诗吟严厉地说：“齐思甜，你怎么了？”思甜忍着痛，说：“……没，没什么！”常军趁机急忙给思甜解开了发辫，此举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起来。齐诗吟说：“好了，别笑了，常军同学下次精神集中点！”思甜又气愤又难堪。常军却很快恢复了傲慢，说：“齐老师，你教的这首歌不太好听，能不能教我们一首课外的？”齐诗吟说：“说吧，想听什么歌？我来教你们！”有个同学说：“老师，你会不会唱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？”齐诗吟一笑，手风琴拉起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的旋律。

窗外，周老师和其他老师在聊天，听到歌声，有些不以为然地摇头。

艾莲正在做饭，门外传来了思甜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的歌声。忆苦推开门，身后跟着思甜，以及拿着一瓶糍糊和一卷宣传纸的齐诗吟。忆苦、思甜跟妈妈打完招呼后走进里屋。齐天、齐妙听到动静从里屋跑出来，喊着：“爸爸！爸爸！”齐诗吟俯身抱起两个孩子问道：“你们俩去幼儿园了？”

齐天炫耀地说：“我去了，她没去！我们幼儿园可好了！”齐妙说：“妈妈给我堆雪人更好！”齐天争辩道：“我们幼儿园好！”齐妙说：“我的雪人好！”就在两个孩子的争执中，艾莲把齐诗吟拉到一边小声道：“钱不够，我就只送了齐天。”齐诗吟沉吟了片刻，说：“……我先跟学校的财务借一点吧！”艾莲说：“这能行吗？”齐诗



吟说：“行！你不用操心。孩子受教育是我们家的大事！”

此时，齐天拿着一顶高帽子得意地跑过来喊着：“爸爸，我糊好了！”艾莲

看看齐诗吟，不解地说：“糊它干什么？”齐天说：“我不光知道周扒皮，我还知道右派是要戴这么高这么高的纸帽子！爸爸，来，我给你戴上。”艾莲突然受到刺激，喊道：“齐天，拿下来！给爸爸拿下来！”齐天一下被母亲的态度吓住了，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。艾莲说：“以后你再胡闹，我、我不准你去幼儿园了！”一家人都安静了。齐诗吟温和地劝道：“算了算了，孩子小，他懂什么？你何必这么认真，别吓着他。”

突然，隔壁传来东西砸到地上的碎裂声音，很响。一家人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。

屋外，老乔像是被赶出了家门，乔妻随后不依不饶地手拿扫把跟了出来。乔妻嚷嚷着：“不深刻反省，你今天就不要吃饭！”老乔压低声音说：“那你也不能动手啊！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‘要文斗，不要武斗’，你怎么就武斗呢？我不就说了两句话，至于吗？……哎哟……还打！”乔妻喊道：“毛主席他老人家还说了‘凡是反动的东西，你不打，它就不倒！’我就打你这个里通外国的特务！”老乔一把捂住了妻子的嘴。乔妻仍旧坚持道：“我就说就说！谁让你说她好看来着！”老乔说：“她是电影里的人，

你也吃醋？”乔妻喊道：“电影里的也不行！”老乔无奈地妥协了，说：“好好，不行不行，那你也不能又扯上‘里通外国’吧？你还嫌我们受的罪不够啊？回家回家，别在外边现眼了！”老乔强把妻子推回了家里。

艾莲招呼正看热闹的孩子离开窗口。忆苦议论着说：“让老婆打，真没出息！”齐妙拿起扫把追打起了齐天，思甜拉开了齐天、齐妙。齐诗吟则铺开了笔墨。艾莲凑上来问道：“你要写什么？”齐诗吟说：“咱家墙上太空了，需要美化一下！”艾莲说：“老乔老婆还真厉害！”齐诗吟说：“他们两口子没孩子，打闹着玩儿呢！”艾莲说：“老乔咋是特务？”齐诗吟笑笑道：“老乔的父母都在国外。听说为这，老乔可受了不少罪。不过现在好了，很多政策都开始放宽了。”这时，孩子们陆续围了上来。

齐诗吟用毛笔写下了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几个大字。

孩子们拿着父亲写好的大字跑进了房间，艾莲在纸的背面刷着糨糊，在齐诗吟的指点下，八个大字被端正地贴到了墙上。齐诗吟郑重其事地说：“这可是毛主席说的，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，明白吗？”孩子们立刻嚷嚷起来：“明白！”艾莲笑着说：“好了，去玩儿吧！”思甜说：“妈妈，庆祝一下，行吗？我们家很久没开音乐会了！”忆苦带着弟妹也迎合起来。齐诗吟更是来了精神说：“对对！让妈妈坐中间，爸爸来伴奏。谁先来？”齐妙第一个举起手，说：“我报幕！”齐天第二个举起手，说：“我第一个表演！”全家人各就各位，齐妙像模像样地走到了中间，说：“家庭音乐会现在开始。第一个节目，《小白兔的故事》，表演者齐天。”齐天站起来，全家人鼓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伴随着铃声，周老师下课了，同学们一窝蜂似的拥出了教室。其

间，常军拎着一个书包跑了出来，思甜在后面追着。

思甜着急得快哭出声来，喊着：“还给我，把我的书包还给我……”常军一边跑着一边往后瞧，说：“有本事追到我就还你。”后面一群男生在给常军喝彩加油。常军故意忽快忽慢，绕来绕去，把齐思甜逗得团团转。

楼道里，有几个男生在玩“跳驴”游戏，那个弓着身子当“驴”的男生抬起头——正是忆苦。看到妹妹被人欺负，忆苦跑过去一把揪住常军说：“你敢欺负我妹妹？！”说完，两个人扭打在一起。思甜边抹眼泪边劝阻道：“哥！别打了！爸爸不让我们惹事的！爸爸会生气的！”忆苦根本不听，越打越勇，吸引了一群男生围观呐喊。

此时，周老师、齐诗吟和常校长跑过来，拉开两人，众学生慌张地散开。思甜被一个女同学拉到了一边。齐诗吟窝火地看着面前的两个孩子。齐忆苦和常军衣衫不整、鼻青脸肿地站在他们的前面。周老师问道：“谁的责任？！”齐忆苦和常军面向对方，不约而同地喊道：“他！”齐诗吟说：“到底是谁？！谁先动手打人的？”常军说：“他！”忆苦争辩道：“他抢了我妹妹的书包！”周老师说：“都还有理了！”常军看着常校长说：“爸——”齐诗吟见常军喊爸，诧异地望着常校长，急忙道：“对不起，校长，我，我今后一定严加管教！”常校长说：“常军，是不是你挑的事儿？”常军答非所问地说：“是他先动手打我的！”齐诗吟说：“忆苦，还不赶快承认错误，向常军道歉！”忆苦梗着脖子一声不吭。齐诗吟大声道：“齐忆苦，听见了没有？道歉！”忆苦说：“要道歉，让他先给思甜道歉。”齐诗吟说：“你还敢嘴硬！”齐诗吟急了，一巴掌要拍向儿子的头顶。常校长连忙拉住齐诗吟说：“齐老师，不要发火！周老师，你是教导主任，他们就交给你处理了。不可偏袒，要一视同仁，实

事求是！你呢，跟我来一趟，我找你谈点事。”齐诗吟随着常校长离开。

躲在一旁的思甜看父亲走了，这才快步走向忆苦，将一支笔、两张纸递给了哥哥，便匆匆离开。忆苦低头一看，思甜在稿纸上已经写好了“检查书”三个大字。

齐诗吟一脸的歉意跟在常校长身后，说：“校长，真是不好意思……”常校长说：“不用说了，常军就是淘气，是我没有教育好他。唉，一校之长，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好，惭愧啊。”

两人来到了校长办公室。常校长指指一张椅子，边示意齐诗吟坐下，边说道：“齐老师，下个月县教育局要举办一次革命歌曲歌咏比赛，我想，就由你负责挑选参赛学生和组织排练，带队参加比赛……”齐诗吟腾地站起来，常校长带着同情嘱咐道：“这对你来说的确是个好好表现的机会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。明白？”齐诗吟重重地点点头。常校长说：“我让你来学校教书，很多老师心里都有些看法。如果你能在县里的比赛拿到名次，为学校争光，那对你转正会有很大帮助。”齐诗吟说：“我知道，我一定努力，不让您失望！”

齐诗吟兴致勃勃地走出学校，却看到了还在争吵的忆苦和常军，隐约听到忆苦说：“你爸是校长我也不怕！”常军说：“不怕你写啥检查？”忆苦说：“又不是我一个人写，你不也写了吗？有本事你别写啊！常军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欺负我妹妹，我还揍你！”常军说：“你敢？！”忆苦说：“你看我敢不敢！”说完，忆苦闷头朝前走去。

齐诗吟的好心情消失了，他快步走向儿子。

齐诗吟走到儿子的身边，将手帕递给忆苦。忆苦擦了擦脏脸又还给了父亲。齐诗吟问：“不和我说话了？”忆苦没有反应。齐诗吟尽量和儿子缓和着说：“忆苦，你听爸爸说，也许今天错不全在你，